

城市里的蒲公英

柴沛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里的蒲公英 / 柴沛沛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059-7012-0

I. ①城… II. ①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7252 号

书 名	城市里的蒲公英
作 者	柴沛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小丽
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5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012-0
定 价	1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作家需要多方面的素质,文学创作是一种高智能的活动。情感体验非常重要,除此以外,还需以知识智慧技巧作为基本根据,需要进行技术层面的训练。沛沛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跟她刻苦读书,勤奋训练,不懈地吸收各种文学素养是不可分的。

——“东方之子”徐伯荣

(世界华人艺术大师,徐伯荣艺术馆馆长,世界科教文卫组织专家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研究员,被中国收藏学术研究会、世界文化艺术鉴定中心授予“当代中国书画收藏市场最具收藏价值艺术家”荣誉称号。)

文学作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通性。

——“毛氏书童”王文祥

(世界书画艺术家联合会主席,毛主席图书管理员、著名学者书法家,世界书画艺术家联合会主席,国际收藏家联合会主席,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收藏家协会创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法人代表)

去,就这样,在生活中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波澜。苏文生对于她来说就像是一剂良药,总是很及时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用爱抚平她的伤口,她渐渐地适应了这剂良药,也理所应当的感觉这剂良药应该出现在她需要抚慰的时刻。但是在那个时候,虽然她的内心世界平静了,一旦受到触动,她依然会掀起一阵波澜,甚至更狂更大的波澜。

可是,梦想与现实相差得太远太远了,她的梦到最后往往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柳庆市的浮华背后暗藏着太多人的悲伤。不光是李漠然,书中的其他人物都有着自己或大或小的梦想,他们就像是一个个蒲公英,带着自己的梦飘在柳庆市的上空。

在经历了一番风雨之后,终归是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扎下了根。

写完这本书后,我的内心一直不平静。为书中人物的梦,还有追梦过程中内心的纠结。

写这本书的初衷,缘于本人已发表的一篇文章《还是流泪了——致“疯子”》。

还是流泪了——致“疯子”

他们的北漂生活终于要结束了,在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伤痛之后含笑着离开北京,这个曾经让他们幻想着梦想能够实现的地方。

剩余的他们,北漂生活仍在继续,这是他们在反复折磨自己且经历了好长时间的颓废过后毅然做下的决定。

面对着离别和日后的面对,我依旧沉默着,用很平静的方式在他们周围徘徊,看着他们痛,看着他们牵强的冷笑着……

处在这座城市，离北京远了，离那类人群也远了。

我突然在这一瞬间记起了一个青年画家写的一本书，书名我给忘记了，书读到最后，我还是流泪了……

读那本书的日子，感觉天一直灰蒙蒙，书中记述了他的北漂生活，和我所看到的北漂人群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几个大男生在凌晨勾肩搭背的出入酒吧，看着街道上哪个人碍眼，上前一阵暴打，这些都不算什么。

书中那种刺激颓废的生活几乎达到了人的内心承受底线。

那类人时常穿着印有另类图像的T恤衫，胯间下坠着已磨破了的牛仔裤，一双简单的板鞋，手里夹着一支烟，大大咧咧地行走在北京的大道上，盯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怪物似的死死的盯着……

我想，也许我们在他们的眼里都是怪物，甚至比我们形容他们的不伦不类还要抽象。

他们这群自称“疯子”的个体终于要纷纷离去。

夜深时，“疯子”开始出来活动了，嘴角露出一丝邪邪的笑，用挑衅的眼神注视着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们，整条大街静得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开始发疯般的怒吼着，狂笑着……

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顺着脏兮兮的面颊大滴大滴地落下……

最后，疯子蹲在冰冷的街道旁，开始拼命地吸烟：

亲爱的

我又开始没日没夜地听歌了

我又只能一个人过马路了

男人的模样就像抹不去的记忆不断闪现在李漠然眼前，她迷恋他的刚毅和他忧郁的眼睛，还有男人那浑厚沧桑的歌声。

“还是去看看吧，我不可能爱上他！”想到这儿，李漠然毅然走向前去。

地下通道的行人依旧来去匆匆，李漠然焦急地搜寻着“流浪歌手”的身影，很快，她的目光便定格在那个男人身上，依旧是那个地方，依旧是那把泛旧的木棉吉他，依旧是那个熟悉亲切的流浪歌手。

李漠然的心结仿佛在这一刻苏醒了。

她不由自主地向那个男人走去，犹如被磁铁吸住般身不由己。

男人靠在墙上，熟练地弹着吉他，忧郁的眼神映在刚毅的面庞让人爱怜。

李漠然在离他很近的位置停下来，这次，她又一次清晰地看到这个令她痴迷的男人，有着近乎完美的身材和一张俊美的脸。

李漠然最终把视线定格在男人的眼睛上，她看到了忧郁和真诚，她多么希望男人能够转过头看她一眼……

男人转过头，顺乎自然的让人容易想起冥冥注定。

吉他声在瞬间停止了，李漠然的心被强烈的触动着，她感觉整个世界天旋地转没了规律。

男人脸上那一抹浅浅的笑又一次呈现在李漠然面前，一切的一切熟悉得就像昨天。

“你好，我叫苏文生。”李漠然的耳边传来一声亲切的话语。

她的心里又惊又喜，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你好，我叫李漠然。”

“我见过你，在前几天。”苏文生望着李漠然，眼神很清澈。

“哦，我和我朋友那天赶时间。”李漠然说到这儿转移了话题，对苏文生说，“你的歌很好听！”

苏文生笑了：“谢谢！”

李漠然望着苏文生的笑容，内心一阵涌动。

就这样，两个人相识了，非常短暂的几句话语。

苏文生在李漠然离开的时候冲着她的背影喊道：“李漠然——改天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李漠然停住了脚步，有些震惊，苏文生这个陌生的男人似乎能够看穿她的心思，她希望苏文生能够听到她的故事，那些搁在心底无法抹去的回忆似乎已经尘封已久了……

“天艺，晓雅，我回来了！”苏文生的声音很响亮。

刘天艺嘴里叼着烟，两只手正忙着玩游戏，他不错眼珠地盯着电脑屏幕说：“苏队，就等你回来一起吃饭了。”

康晓雅围着围裙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苏文生见势连忙放下吉他说：“晓雅，我帮你吧！”

说完，他走进洗手间去洗手。

康晓雅回过头喊道：“文生哥呀！你就别进来了，我这儿马上就好了。”

康晓雅把菜摆到饭桌上，又顺手摆放了三副碗筷。

苏文生从洗手间出来走进厨房，看到饭桌上摆放的饭菜，问康晓雅：“今天是什么节日？怎么做这么丰盛的晚饭？”

康晓雅对苏文生说：“文生哥，我听天艺说你晚上总是应付着吃，今天特意到菜市场买了点儿菜，以后咱们三个要脱离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听了康晓雅的话，苏文生很感动，他连忙说：“晓雅，谢谢你！”

“谢什么呀！文生哥，你以后少跟我客气，我觉着别扭。”说完，康晓雅转身离开厨房，走到已经完全出神入化的刘天艺跟前大声喊：“刘天艺——别玩了！吃饭!!!”

刘天艺近乎疯狂的敲击着键盘，完全视康晓雅为空气。

康晓雅上前扯住刘天艺的耳朵一顿猛揪：“看你小子还玩不玩？”

“哎呀，哎呀！好疼，完了，完了，输了！”刘天艺狠狠地捶着键盘。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输就输了，敲什么键盘！”康晓雅环着手站在刘天艺旁边。

刘天艺揉了揉发红的耳朵，冲着康晓雅恶狠狠地喊道：“都怪你！母夜叉！”

康晓雅被刘天艺气得咬牙切齿，她捂着耳朵跺着脚冲刘天艺大喊：“刘天艺——你是不是属驴的!!!”

刘天艺“腾”的一声站起身，冲向康晓雅。

苏文生见局势紧张，赶忙走过去“维持秩序”。

类似于今天这种战争在这个“家”里面时常上演，大家怎么也搞不懂刘天艺和康晓雅这对冤家怎么会走到一起，“知青”酒吧的工作人员经常拿他们两个开涮：“唉，谁让人家两个人王八看绿豆——对上眼儿了！”

每每这时，刘天艺都会解释：“告诉你们！我爱的不是康晓雅，我爱的是寂寞。”

康晓雅也不甘示弱：“切！就他，刘天艺？他总是迷恋姐，因为他说姐是个传说。”

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苏文生在两个人的生活中一直担任“和平使者”的角色，今天也不例外。

饭桌上，刘天艺和康晓雅都很沉默。

这倒让苏文生郁闷了，本来苏文生今天心情格外的好，他似乎憋了一箩筐的话要说，结果这一局面让他的心里很“堵”。

于是，他想转变饭桌上紧张的局面。

他看了看刘天艺和康晓雅，两个人都低着头闷不吭声的吃着饭，刘天艺只顾扒着碗里的饭，饭桌上的菜他看都不看一眼。

苏文生赶忙往刘天艺碗里夹了一块鸡蛋，说：“天艺，晓雅炒的

西红柿鸡蛋不错，你尝尝。”

刘天艺看了看碗里的鸡蛋，故意装作很生气，他夹出来放进苏文生的碗里：“我说苏队，她炒的鸡蛋能有味儿吗，你给我吃！”

康晓雅眉头一挑，用轻蔑的眼神望了望刘天艺，紧接着，她一把夺过刘天艺的碗说了句：“有本事米饭也别吃！”

刘天艺生气了：“我说康晓雅同志，我开句玩笑，你至于吗？”

“你至于吗？刘天艺！”康晓雅也生气了。

苏文生也被逼得生气了：“你们两个至于吗？！！！”

一句话，刘天艺和康晓雅都把目光投向了苏文生。

“你们俩今天挺不够意思的，本来我今天心情特别好，就想回来和你们多说几句话，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多好，看看你们俩，为一丁点儿小事就弄得乌烟瘴气的，你们什么意思！”

苏文生故意拉着脸，语气有些生硬。

坐在对面的刘天艺和康晓雅吓坏了，苏文生很少跟他们发脾气，并且苏文生难得说自己心情好。

刘天艺和康晓雅平日是非常敬重苏文生的，这下可把两个人急坏了。

刘天艺首先打破这个局面，他从康晓雅手里重新把碗夺过来，又夹了一块鸡蛋，笑嘻嘻的对苏文生说：“苏队，我刚才可是和晓雅闹着玩的。”

康晓雅也赶紧说：“文生哥，我们俩真的是闹着玩的，其实我们俩关系特好，来宝贝儿，亲一个。”

“噯！好嘞！”刘天艺把脸凑过来。

“停，停停！”苏文生冲二人打了个暂停的手势，说：“你们俩可别恶心我，其实我也是故意那么说的。”

刘天艺坏坏了笑了，“苏队，我知道你今天特高兴，快说说，今天交什么桃花运了？”

康晓雅也附和着说：“就是啊，文生哥，好事咱们大家一起分享

李漠然注意到苏文生没有拿吉他，便问：“你的吉他呢？”

“放家里了。”

“哦。”

“吃晚饭了吗？”苏文生试探性地问着，“应该还没吃吧？”

李漠然点点头。

“一起去吃晚饭吧……如果不介意的话。”苏文生的心里有些紧张，他非常期待地望着李漠然。

李漠然愣了一下，笑了，她提了提手里的购物袋，说道：“你瞧，我面都买好了，打算今天晚上煮面吃呢，要不你去我家，我给你煮面吃。”

苏文生听了，有些犹豫地问道：“那样，有些不太好吧。”

“没有啊！是我一个人租的一居室，你不用见外，再说了，你不是想听我的故事吗？”李漠然的话说完，她自己都觉得有些吃惊，她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完全相信一个陌生的男人，并且邀请他去自己家里吃饭。

苏文生笑了笑，答应了。

在上楼的途中，李漠然突然想起要问苏文生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在小区门口等我？”

苏文生回答道：“那天我们互相认识后，你告诉我你家的地址我就记住了，我刚才上来找过你，结果你不在家，我就下楼去等你了。

“那天临走时忘记记下你电话了，今天突然冒冒失失地来找你，实在不好意思。”

听到这儿，李漠然笑了，她相信苏文生是个规矩的男人，并且对于这个唱歌的男人，她似乎还有一大堆疑问，她也想在今晚听听这个男人的故事。

“这就是我的一居室小家了！”李漠然推开门，请苏文生进来。

苏文生四处看了看，赞叹道：“布置的还挺温馨的，不愧是女孩子的家！”

李漠然笑了笑,对苏文生说:“你可别夸我了,其实我这个人挺懒的,典型的宅女一个!这不,一个星期了,我就今天晚上去了趟超市,平时我就吃点零食应付着过日子。”

说完,李漠然转身走进了厨房。

苏文生望着李漠然的背影,突然想起康晓雅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文生哥,听天艺说你晚上总是应付着吃……以后咱们三个要脱离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苏文生理解“应付”的含义,对于眼前这个还并不熟知的姑娘,苏文生突然产生了爱怜,他走进厨房说:“那你可真够懒的!我觉得宅归宅,但更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才是。”

说完,苏文生走到李漠然旁边说:“我来帮忙吧。”

李漠然赶紧说:“不用,不用,你就暂时先坐屋里,里面有电脑,想玩自己开,等我用得着的时候再叫你。”

苏文生只好答应着走出厨房,他走进李漠然的卧室,一切布置都很精细。

紫色的纱状窗帘把小屋衬托得浪漫且神秘,苏文生喜欢这种很灵气的紫色,就像他印象中的李漠然一样很深刻地走进了他的心中。

窗帘是开着的,透过窗户,苏文生看到了美丽的柳庆市,有种不可比拟的奢华浸透其中,天如海洋般深蓝,群星在上面闪烁,看得苏文生有些动情了。

“李漠然——从你这儿看星星可真美!”苏文生大声喊道。

李漠然穿着围裙从厨房跑进来,眼睛很透明,“你也喜欢看星星?”

苏文生点了点头。

再次走进厨房,李漠然心情是舒畅的,她没有想到苏文生有着和自己一样的爱好。

她从小就喜欢看星星,她认为无边的星空有着太多的奥妙,从小

她就憧憬着长大了能够和自己爱的人一起看星星,李漠然曾交过几个男朋友,但他们从来都没有陪李漠然看过星星。

李漠然对此失望过无数次,因此,和那些男生分手时,李漠然总会委屈地说:“你从来都没有陪我看过星星。”

她甚至开始幻想着苏文生陪自己看星星,但每次一想起苏文生,李漠然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起第一次邂逅的地下通道和苏文生那把二手木棉吉他,她突然想起好友陈思扬说过的话:“李漠然,我警告你!他可是个流浪歌手,你知道流浪歌手代表着什么吗?代表着下层社会!代表着穷人阶级!我们可是谈好的,事业如果不是很成功,咱就找个有钱人嫁了。”

陈思扬的话就像一把利剑刺在李漠然的喉咙,让李漠然如鲠在喉。

开饭了。

李漠然和苏文生面对面坐着。

“快尝尝我的手艺,尖椒肉丝面,刚从电视上学的。”

苏文生忙吃了一口,连连点头称赞道:“味道很好。”

“真的吗?”李漠然惊讶地问道。

苏文生肯定的点点头。

“呵呵,太好了,我还以为做得不好吃呢,其实我不太会做饭,后来从学校搬出来住了就不得不学着做饭。”

“一个人在外面就应该适应生活。”

“对啊,一个人就应该学会独立,学会坚强,学会忍受,学会——”李漠然说到这儿,心里有些异样的难受,她望了望苏文生,在对面认真地看着自己,她赶忙转开话题,说,“呵呵……我只是发几句牢骚,你快吃,快吃吧。”

苏文生没有说话,他端起碗默默地吃着。

一顿饭下来,两人没有说几句话,似乎都有各自的心思,但是,两

个互不了解的单身青年就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夜里一起吃晚饭，像一对恋人一样。

吃完饭，李漠然打开音乐，对苏文生说：“我喜欢音乐，也喜欢听你唱歌，那天在地下通道第一次听到你的歌，仿佛有魔力一般深深吸引了我。”

苏文生不好意思的笑笑：“唱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喜、怒、哀、乐都能通过歌声释放出来。”

“那你一定是个忧郁的人！”李漠然肯定地说着。

苏文生停顿了一会儿说：“以前是，现在偶尔吧，其实我觉得人是忒复杂的动物，我们不能凭空用任何一个词语来评判一个人，人的性格，感知社会的能力，还有人的心理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变化。音乐也是，从最初单纯的喜欢到后来的融为一体，未来它又将被我认知成什么？还是未知数。”

听了苏文生的话，李漠然感觉很有道理，她没有想到苏文生能够说出如此成熟的话语，面对眼前这个神秘的男人，李漠然更加好奇了。

她望着眼前的苏文生，眉宇间透出一种贵气，如果不是已经知道苏文生的身份，李漠然怎么也不会把苏文生跟“流浪歌手”联系起来。

“你们家在哪儿？”李漠然问道。

“家？”苏文生反问道，“你指我哪个家？”

李漠然被问得一头雾水：“你，你有几个家？”

苏文生笑了，“你误会了，我其实不是柳庆人，我和我一发小儿在柳庆租的房子，我真正的家在华中市，离这儿不远——”

“华中市？”李漠然瞪大眼睛望着苏文生，“我家也是华中市的。”

苏文生惊讶极了，偌大的柳庆市聚集了全国各地的人们，他万万没有想到李漠然竟然和自己是一个地方的，两个人不禁感叹这个世界还是小啊！

“苏文生，你那个发小儿是做什么的？”

“他在柳庆‘知青酒吧’做主唱，有一份不错的收入。”苏文生说到这儿，发现李漠然的眼神有些怪异，他连忙问，“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李漠然摇摇头说：“没有，我只是在想你为什么没有和你那个发小儿一起在酒吧工作。”

苏文生看着李漠然很平静的说：“我的人生很曲折。”说完，苏文生看了看窗外，层层叠叠的高层矗立在酒红色的柳庆城，有种怅然若失的感受。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爸妈看出我有音乐天赋后就重点在这方面培养我，我参加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比赛，从未在任何一个音乐大赛上失利过，获得的那么多奖项给我争得了不少荣誉。

“爸妈一直以我为傲。

“我一直感觉拥有那些成就是一帆风顺或者说是理所当然的，在成就的光环下没有经受过波澜。

“考大学那年我被保送到柳庆音乐学院指挥系——”

说到这儿，李漠然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柳庆音乐学院？你原来是我的学长？”

“算是吧。”苏文生很内敛地笑了。

“你是哪一届的？”李漠然期待地问着。

苏文生笑笑说：“早了，我上音乐学院那会儿你还上高中呢。”

李漠然愈发奇怪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地下通道弹吉他的苏文生出自柳庆城最有实力的音乐学院。她突然觉得眼前这个神秘的男人更加的深不可测了。

“后来呢？”李漠然好奇地问道。

“后来……你应该知道，柳庆音乐学院指挥系虽然是院校的王牌院系，但是学起来比较枯燥，在专业课程上除了学习十八世纪到二

了擦眼泪，勉强笑了，“今天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讲过，包括我最要好的朋友，你不会以为我轻浮吧？”

苏文生笑着摇了摇头，他突然觉得李漠然这个倔强的女孩儿在此刻是如此的脆弱，他好想保护眼前这个孤单无助的女孩儿。

“漠然，你有男朋友吗？他应该很疼你吧。”苏文生小心的问道。

李漠然抽泣着摇了摇头。

苏文生的心里有些窃喜，他装作挠挠头，问李漠然：“呃，不知道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李漠然想了一会儿说：“能够陪我哭，陪我笑，陪我谈心的就行。”

听了李漠然的话，苏文生有些震惊：“就这些？”

李漠然擦干泪水对苏文生说：“当我在外面受了委屈时，他会抱紧我为我擦去眼角的泪，当我一个人晚上害怕时，他会在我最无助时敲响我的门对我说……不要怕，有我呢！那样的男人很贴心，也很踏实。”

苏文生看着李漠然，好想开口对她说：“我愿意！我愿意陪你哭，陪你笑，陪你谈心……”

苏文生到最后都没有勇气说出口。

这天晚上，苏文生很晚才走，李漠然把他送出去的时候，柳庆市似乎已经安静了下来。

苏文生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个多愁善感的姑娘。

那晚的对话让两个人从此多了份默契，苏文生要了李漠然的手机号码，总是时不时地给李漠然打电话，有的时候问她吃什么，有的时候问她想去哪儿玩，有的时候叮嘱李漠然晚上锁好门，有的时候什么话都没有，只是想听听李漠然的声音。

他也会时不时的去李漠然住的地方去看李漠然，李漠然有好几次都没有问门外是谁就直接打开了门，这可把苏文生给“气坏”了，

他生气的对着李漠然喊：“你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呢？你怎么就不问问是谁就开门呢？”

李漠然撅着小嘴儿，委屈地说：“我觉得肯定是你——”

“觉得？你怎么不想想万一不是我怎么办？”

“那种可能性应该很小吧。”

“什么呀！你知道这个社会有多危险吗？更何况你是一个女孩儿！你不问是谁就随便开门，万一门外是坏人怎么办？”

李漠然被吓得够呛，她站在苏文生面前低着头，就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好了，下次一定注意！有人敲门的时候一定问问是谁才能开门，不然很危险的。”

李漠然对于苏文生的“臭脾气”很感动，她一个人在外面习惯了，这个一居室小家除了陈思扬偶尔出现就再也没有人光临了。李漠然除了孤单之外还有些惧怕，尤其到了晚上，现在，她的生活中多了个苏文生，虽然苏文生并没有时时刻刻陪伴自己，但李漠然已经非常满足了，起码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人牵挂了。

“李漠然，你这丫头够意思，我不给你打电话你就跟没事人儿似的，警告你，一个钟头之后到我家楼下，我要你陪我逛街去。”陈思扬的话尖细且有威慑力，让正在睡觉的李漠然听起来胆颤心惊。

“思扬，一个钟头怎么够呢！我还没起床呢！”李漠然皱着眉头，抓了抓凌乱的长发。

“堕落!!! 你这个女人太堕落了！这都几点了，快12点了。李漠然大小姐！你还是人类吗？”陈思扬在那头犀利的讽刺道。

“可是思扬，化个妆得用多长——”

“什么？化妆？李漠然你拉倒吧！等你化完妆这一天就过去了！我不管，我不允许你化妆！今天你给我素颜上阵，最好再穿邋遢点儿，不然总是让我陪衬你，好了，不啰嗦了，五分钟已经过去了，你